

回望徐志摩
胡适

吻火

朋友眼中的徐志摩

胡 适 梁实秋 凌叔华 沈从文 等著



纪念徐志摩诞辰120周年

其生也淳朴，其死也雄奇，
天之待志摩，不可谓不厚矣！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吻火

朋友眼中的徐志摩

胡 适 梁实秋 凌叔华 沈从文 等著



学术顾问 严家炎 荣誉顾问 徐善曾
书系题签 刘再复 主 编 陈志明
编 委 逢金一 韩石山 蒋连根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吻火：朋友眼中的徐志摩 / 胡适等著. —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392-9632-6

I. ①吻… II. ①胡… III. ①徐志摩 (1896-1931)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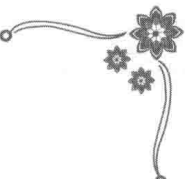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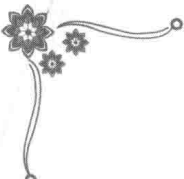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1612 号

书 名	WENHUO PENGYOU YAN ZHONG DE XUZHIMO 吻火——朋友眼中的徐志摩
作 者	胡适 等
出 版 者	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33000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省和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印张
字 数	14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7-5392-9632-6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向我社调换
联系电话：0791-86710427

赣版权登字-02-2017-52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胡 适	追悼志摩	001
郁达夫	志摩在回忆里	013
郁达夫	怀念四十岁的志摩	021
郑振铎	悼志摩	026
沈从文	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033
杨振声	与志摩最后的一别	042
叶公超	志摩的风趣	049
叶公超	新月旧拾——忆徐志摩二三事	053
王统照	悼志摩	058
陶孟和	我们所爱的朋友	066
韩湘眉	志摩最后的一夜	072
方令孺	志摩是人人的朋友	079
苏雪林	我所认识的诗人徐志摩	083



苏雪林	北风——纪念诗人徐志摩	097
梁遇春	吻火	105
吴 宓	徐志摩与雪莱	107
陈梦家	纪念志摩	119
储安平	悼志摩先生	127
温源宁	徐志摩——一个孩子	131
湘 江	忆徐志摩先生之死	135
张若谷	送志摩升天	138
费鉴照	诗人：徐志摩	144
梁实秋	回首旧游——纪念徐志摩逝世五十周年	149
梁实秋	徐志摩的诗与文	153
刘海粟	回忆老友徐志摩和陆小曼	158

[英]魏雷 梁锡华译 我的朋友徐志摩	171
卞之琳 徐志摩诗重读志感	181
赵景深 志摩师哀辞	191
凌叔华 谈徐志摩遗文——致陈从周的信	198
凌叔华 再谈徐志摩遗文——致陈从周的信	202
附 录 徐志摩遇难报章报道	207
《大公报》	207
《申报》	213
《北平晨报》	223
《民国日报》	237
《益世报》	250
《中国评论周报》	257

◀ 胡适像



● 胡适
追悼志摩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地走。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蒙的大雾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

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额上受了一个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天火，像天上陨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都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得这么惨酷。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摩会死一个“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雾笼罩着，大火焚烧着，那撞不倒的山头在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新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也挑不出更合适、更悲壮的了。

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的云彩。他在我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他常说：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们也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可是狂风过去之后，我们的天空变惨淡了，变寂寞了，我们才感觉我们的天上的一片最可爱的云彩被狂风卷去了，永远不回来了！

这十几天里，常有朋友到家里来谈志摩，谈起来常常有人痛哭。在别处痛哭他的，一定还不少。志摩所以能使朋友这样哀念他，只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叶公超先生说：

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陈通伯先生说：

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黏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黏着性。他才是和事佬，他总是有着无穷的同情（此句原刊为“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使我们老”——编者注），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他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他的一生真是爱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攀登了万仞的高冈，
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
我向飘渺的云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见你！

.....

我在道旁见一个小孩：
活泼，秀丽，褴褛的衣衫，
他叫声“妈”，眼里亮着爱——
上帝，他眼里有你！

——《他眼里有你》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能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已盖了，而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

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地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他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我忍不住我的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点神圣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志摩决心离婚时的心理。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婚姻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

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这信里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和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所以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任公又说：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

——十二年一月二日信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

第二，他也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说：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

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
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
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
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
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
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
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我们若
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的一生，他这十年中的一切行为就全
可以了解了。我还可以说，只有从这个观点上才可以了解志
摩的行为；我们必须先认清了他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方才
认得清志摩的为人。

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他承认是失败。他有一首《生活》
的诗，诗是暗惨的可怕：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摸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五月二十九日

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观的失败。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正如易卜生的诗剧 *Brand* 里的那个理想主义者，抱着他的理想，在人间处处碰钉子，碰得焦头烂额，失败而死。

然而我们的志摩“在恐怖的压迫下”，从不叫一声“我投降了”！他从不曾完全绝望，他从不曾绝对怨恨谁。他对我们说：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

低头已算是好的。

——《猛虎集》自序

是的，他不曾低头。他仍旧昂起头来做人；他仍旧是他那一团的同情心，一团的爱。我们看他替朋友做事，替团体做事，他总是仍旧那样热心，仍旧那样高兴。几年的挫折、失败、苦痛，似乎使他更成熟了，更可爱了。

他在苦痛之中，仍旧继续他的歌唱。他的诗作风也更成熟了。他所谓“初期的汹涌性”固然是没有了，作品也减少了；但是他的意境变深厚了，笔致变淡远了，技术和风格都更进步了。这是读《猛虎集》的人都能感觉到的。

志摩自己希望今年是他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他说：

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

我们一班朋友都替他高兴。他这几年来想用心血浇灌的花树也许是枯萎了的；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在别的园地里种出了无数的可爱的小树，开出了无数可爱的鲜花。他自己的歌唱有一个时代是几乎销沉了；但他的歌声引起了他的园地外无数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丽的唱。

这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兴。

谁也想不到在这个最有希望的复活时代，他竟丢下我们走了！他的《猛虎集》里有一首咏一只黄鹂的诗，现在重读了，好像他在那里描写他自己的死，和我们对他的死的悲哀；

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怕惊了它。

但它一展翅，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真是一片春光，一团火焰，一腔热情。现在难道都完了？

决不！决不！志摩最爱他自己的一首小诗，题目叫作《偶然》，在他的《卞昆冈》剧本里，在那个可爱的孩子阿明临死时，那个瞎子弹着三弦，唱着这首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